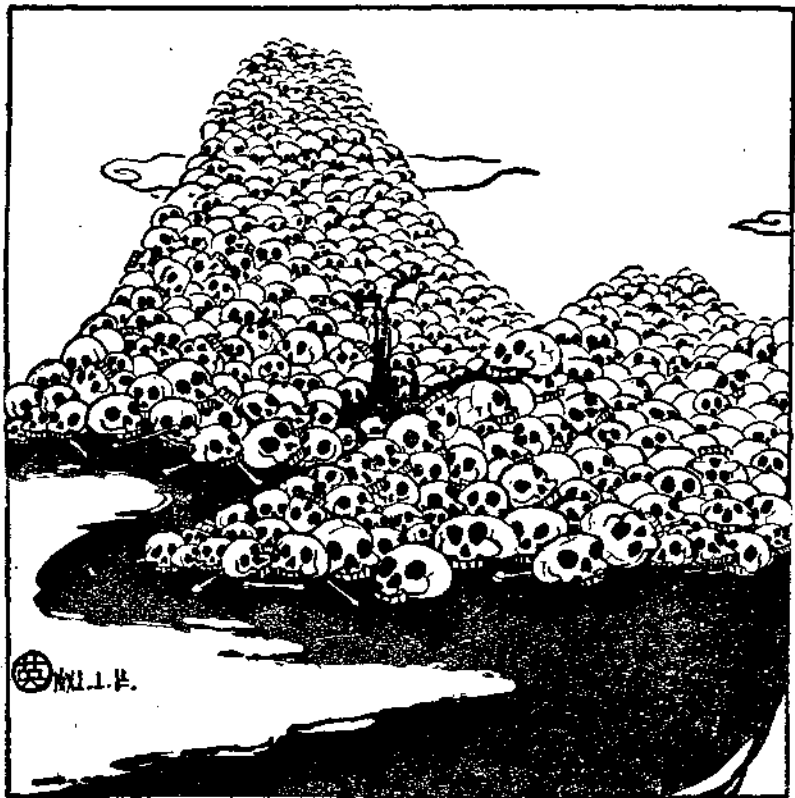


東北——白山「赤」水

(蕭秋)



# 經緯

## 週刊

新一卷九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 法律制裁與社會制裁

罪惡在社會的夾縫裏滋生，

人們却把夾縫拓寬，

現在已經大於原來的天地了！

#### 本期要目

- 經濟評壇  
經緯漫畫(東北, 白山赤水)——蕭秋
- 法律制裁與社會制裁  
程仲文
- 清算官僚政治  
羅迺誠
- 救濟誰?  
張契渠
- 淵明東坡和我  
董每戡
- 鄉村舞台底形式  
田禽

- 天方夜譚  
我們只有一元錢了
- 好人的故事(續完)
- 經緯信箱
- 經緯拾零
- 經緯曲線

南京圖書公司 LIBRARY

部帆蓬

陸軍營帳  
輪船帳蓬  
各國旗幟  
油布蓋布  
各種布袋  
帆布器具

火車蓋布  
救命衣圈  
救命帳蓬  
窗帳  
紗廠絲廠  
各種繩纜  
一應俱備

KUO HWA

CANVAS MANUFACTORY



廠造織布帆華國海上

部造織

新式機器  
厚薄帆布  
色跑鞋布  
條子蓬布  
光純潔白  
均可定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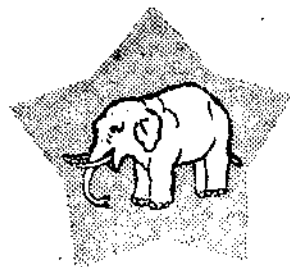
專織各種  
漂織染各  
各種顏色  
質地堅韌  
放長加闊  
完全國貨

事務所：河南路永利大樓一〇五號 電話：九四三一  
 織造廠：西康路三七〇弄五十一號 電話：三〇五八  
 蓬帆部：大沽路一八三三三號 電話：六一一〇

星象

標商冊註

星象



萬年得寶  
開金礦  
萬年塔  
五重得寶  
麗美玉  
金洋錢  
健麗牌  
象塔牌

最新出品  
士林色布  
納富安布  
標準色布  
安安藍布  
海昌藍布  
雅光綉綢  
蘇紗嗶嘰  
貢呢貢織  
漂布漂斜  
洋紗府綢  
蘇膠色布  
各色卡嘰  
法西視布  
紅標元標  
克而丁布  
銀光羽綢

品質優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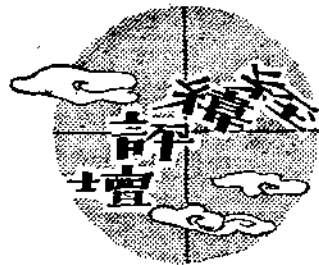
色光鮮豔

經濟耐用

與眾不同

上海祥興染織廠

事務所天津路五一弄鴻仁里八號 電話一〇四九六號



## 混亂必須延長

### 反戰也是內戰

#### 內政悲劇的精彩演出

不出我們所料，大局是「拖」定了，原因並非是中國不應該有內戰人民不喜歡內戰，而是由於沒有任何一方的絕對的「強」。民窮財盡不能戰，經濟崩潰不能戰，普遍饑荒不能戰，於是劍拔弩張的形勢，也只有裝裝聲勢，造成個「混亂」的局面而已。只要讓牠「混亂」下去，總不愁摸不到「魚」的。這是記者對內戰雙方的心理分析，而且相信這是正確的分析。同時這也是國內政局最大悲劇之精彩演出。

#### 毛澤東動怒

#### 破口罵美國

沉悶的局面不易打開之際，毛澤東動怒了，他有重大表示，他不滿美國軍事援華，並要求立即撤回駐華美軍，他痛詆美國助長中國內戰。如果不是美國接濟，共軍就可以掌握絕對優勢了，這是中共心頭之痛，毛澤東罵美國，真是罵得千該萬該，毛澤東不罵，叫誰罵呢？不啻不巧，蘇聯真理報也發表了反美的論調指摘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又說：美國政府不顧及其所一再提供之諾言，仍將軍隊留駐中國，用意所在，顯係協助國民黨，從而干涉中國內政，鼓勵內戰云。

#### 樂觀是盲目

#### 悲觀是警惕

停戰十五天期滿以後，蔣主席下令繼續八天，以期在此八天之中，商妥條件，以實現和平統一。但是也不要樂觀，樂觀是盲目的，悲觀却是「警惕」。

三人小組對於恢復交通與東北停戰，已商得協議了，但這究竟不是國共矛盾的根本解消，所以有助於和平的可能，是極為有限的。我們悲觀着國共之間正在「打成一片」的現在，要謀和平安定，真是個

#### 內亂與內戰

#### 好戰不相下

正在打打談談談打打之際，

「反內戰」的運動，竟也變為小規模的具體而微的「內戰行為」。人民代表馬叙倫等到了南京被蘇北流亡青年痛打一頓，上海反內亂學生被反內戰學生圍毆。

原來這是一個謎底，無論揭出是「反內戰」，或「反內亂」，事實上却就是「好戰份子」，愈「反」而愈「戰」，如果不「反」此一「反」豈非可省此一「戰」。

看了這，我們也想到國內大局，一面是「反戰」呼聲響徹雲霄，一面却洋槍大砲，連珠作怪，好似不「反戰」便不能痛快地震一般。看了這，對於中國的何以有內亂，（內戰）或內亂之何以愈烈愈烈，只要看此打成一片的反內戰（內亂）之戰，便可思過半矣。

#### 老虎與蒼蠅

#### 有幸有不幸

糧食舞弊案，「從嚴法辦」四字，聽得老百姓笑逐顏開，認為這回真可出口氣了。可是提防着，你的希望過着，是有歸於幻滅的可能。

任星崖的萬言自辯書，與被判半年徒刑的米商，現在已證明，實在祇是一些「蒼蠅」之類而已。這不是一件小事，最高當局的「震怒」，

也只能達到拍拍個「蒼蠅」之類的程度，官僚政治的沉痾，將叫何人來挽救？

任星崖汪達人口口聲聲「奉命辦理」，米商也是頗有來頭，大案子，化小多了，不管蒼蠅的厄運一天天顯露了悲慘，但「老虎」總可以相安無事了。

#### 褚逆有生機

#### 法律洩了氣

褚逆民誼已決定重審了。原因是他保存了國父的遺墨。這是什麼功績嗎？如果說是功績，祇有把國父的遺墨立即移出於好逆之手。褚逆是叛國有罪，通敵有罪，我們只要問如果日本勝了，中國亡了，褚逆是怎樣做人，就足夠定他的罪了。對國家民族的效忠，不是留着退步的。文天祥的從容就義，方孝孺的十族被屠，何嘗說要保留地步？褚逆如果是以政府要員資格，過着可以生存於抗戰政府，也可以生存於媚敵政府的生活，就應受國法之誅。

#### 通過大赦案

#### 點綴昇平世

立法院通過大赦案，是勝利以後點綴昇平的一件大事，據辦法規

定除戰爭罪犯，漢奸，大貪污犯，逆倫，毒犯等已判死刑或無期徒刑者不予赦免或減刑外，犯罪在抗戰以前者赦免其他小貪污等犯及情輕罪犯，盜案犯等均得減刑。

到今天動亂的局面一天天擴大，雖說抗戰勝利，人民依然迷霧在火藥的薰灼之中，無疑這是老百姓的怨憤，大赦案雖不是最好的對老百姓的慰藉，但也不妨是應該的。我們要求政府努力的是實現全面而徹底的昇平景象。

### 新聞界厄運

#### 頻頻受摧殘

最痛心的是新聞記者的厄運到臨，本週連續發生香港國民日報被迫停刊事件，無錫兩報社被搗毀事件，以及青浦某報被縣長封閉事件以及下關事件中新聞記者遭到的池魚之殃等，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中的基本自由我們不願意國內黨派間題在鬧得尖銳化的緣故，而犧牲了新聞自由。

## 國際和平大業

### 仍乏誠意基礎

巴黎的國際會議，等於南京的國共談判一樣，令人覺得可恥可鄙

，一晴一雨，忽晴忽雨，一張一弛，忽張忽弛，一星期內變化多次，今天的電訊說最棘手的特里埃斯特港問題，由於蘇聯外長的莫洛托夫的突然訪晤貝爾納斯，已大見好轉，特港已闢為國際港限期十年。

這說明「誠意」還是重要的，化戾氣為祥和，是必需「誠意」的。所可惜的是這種誠意，比之買賣貨物時的秤戥一樣，有着絕對「功利眼與「生意經」，所以世界的和平景象，究竟還是十分黯淡。

### 法臨時政府

#### 皮杜爾登台

法國皮杜爾政府組織成立了，這對於英美與蘇聯間的「均勢」，誠已暫告平衡，但法國國內左派勢力，仍未放棄攻勢，法國內部的工潮醞釀，是現政府的一大難題，共產黨支離下之工會同盟，要求各級人員增薪百分之二十五，皮杜爾總統對此頗有難色，他以為「此種大規模之增薪，將使目前每四十小時虧空十億法郎之國庫更趨枯竭」。皮杜爾臨時政府的期限是年年底，十月間法國要舉行總選，在這期間，法國的問題，和世界上除了有力量有興趣於發動戰爭的國家一樣，是如何實現經濟復興，更重要的是如

何港過經濟難關。

### 日侵華始末

#### 將先行究問

東方法庭大審罪魁聲中，最先審訊的是「侵華始末」。荒木，畑俊六，土肥原，這一批法西斯暴徒，已在受嚴峻的鞠訊。遠東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會將日本所攝製之宣傳影片「緊急狀態下之日本」提呈庭上，法西斯的瘋狂，征服世界的野心，都在這裏有明白的證據，這些瘋狂物暴徒鼓動日本人，日本人都瘋狂了，然後掀起了瀾漫全球的第二次大戰。

為了追究罪名，將追究到皇姑屯張作霖的被炸之謎，以及瀋陽傀儡如何脫離天津而到東北等事。隱居息烽的少帥張學良有將被邀作證之說，這件事是舊世界的尾聲，而新世界的開篇，我們唯有希望新世界早早實現。

### 老牌殖民地

#### 印度糾紛島

「印度」這擁有資格的老牌殖民地，當一年殖民地，就得延長二年的混亂，印度有五十年的殖民地資格了，牠該有百年的混亂。印回的紛爭，在這殖民地種下

的混亂之果沒有墮毀以前很少希望和平安定了。

尼赫魯在喀什米爾一度被捕，這出之英國統治之所為，我們不相信。英國在印度是怎樣促成印度「自治」「獨立」的？

### 田耕華主教

#### 希望再戰爭

這個世界，犬牙交錯的國際利害衝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弄得人們目迷五色，也弄得人們希望漸滅。想到和平與安定的前途，祇是一片黝黑。

於是宗教家，一些機詐與掠奪的鄙薄者，竟發出了希望早日爆發世界大戰的論調。田耕華主教在接見合衆社記者說：「與其拖延日久而發生三次世界大戰，不如立刻爆發，尚可挽救更多之生靈，避免更大之毀壞。渠週遊歐洲及西半球十國，觀察所得，深知再度世界大戰「確不可免」。

如果為了救「更多生靈」，這又是多此一舉，更多生靈，事實上不需要挽救呵，要挽救的乃是地球上將住不下這更多生靈而已。這理論無論在我們的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都在如此想，如此說，以及如此做了。唉！我為地球上的生靈而痛哭。



# 法律制裁與社會制裁

程仲文

罪惡在社會的「夾縫」中滋生，人們却把夾縫拓寬，現在這夾縫，一天天比原有的「天地」還大了，這是社會國家毀滅的信號。奉告我們的冒險家，莫再毀壞立國興世的根苗了吧！

最近報紙上連續刊出大新聞，一是褚逆民誼之執行死刑有人在「疏通」，二是周逆作人，有北平名流簽名為他要求免死，三是袁逆履登有上海聞人聯署給他「營救」。

這三件事，何以謂之「大新聞」呢？難道比停戰十五天，或四國外長會議更重要嗎？說句危詞聳聽的話，的確是嚴重於任何新聞的。因為這是告訴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已完全陷入於無是非黑白的混沌世界，禮義文明淪喪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士大夫的無恥是國恥」，這句話到今天，我們應該把它如洪鐘般擊響起來，以警醒大家。

我們倒不必引述古人的話說「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這種話，我們覺得有這多的名流聞人，地貫南北，不約而同地不認褚漢奸緩頰為可恥，而竟公然為之「疏通」甚至「營救」者，全國人心實已麻木，正義早已漸滅，人心麻木，氣節蕩然，立國的綱維，豈非喪盡殆盡！如何經得起社會的激盪？國家的外患？豈非益發有人在社會的濁流中失身？在國家的大難下失節？

這時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我們要救的是我們國家的立國基礎在日趨陵替，我們要救的，也正是我們的人民在漸陷於敗壞，這比之「某一個人」，或「某一個人的統治權」的喪失，自然不是可以同日語的，也不能相去道里許的。

現在是一個時機，勝利以後，我們的政府握有了完全的權力，可以審訊並懲辦漢奸，「法律」已足夠運用來振衰起敝了，陳逆公博的由拘捕而審訊，由審訊而判決，由判決而執行，這給予全國老百姓一個啓示：法律是尊嚴的，不可侵犯的；但褚逆民誼的橫生波折，又啓了人民一個疑竇，法律的神聖尊嚴却似乎還有深淺的程度，有客觀的條件，於是法律本身的威嚴也可能掃地以盡。我們怎能視為等閒？

法律制裁，我們是對他抱有熱忱的，惟有法律制裁可以挽頹風，振末俗，可以造成新的風氣，它負的責任實在太大。老百姓怪法律不嚴，這無損於法律權威的樹立，反之却有助於法律權威的樹立，司法當局不能滿足民衆懲惡務嚴的期望，就無異以法壞法，數度之後，「法」便蕩然無存。

「法」的本身有其日趨神聖尊嚴的捷徑，就是執法以嚴，但除了法以外，還應藉助於社會的力量，社會大眾重視「法」，更加是社會大眾與法律的要求一致行動，在法律制裁以前，社會的制裁，處分了失節敗行的一切。管寧不屑華歆之所為，竟自「割席分坐」，梅逆思平，有女「幹蠱」，劉邦功成後張良的「隱遁」，戰時美國人常舉發投機黑市的老鄰居，日本人民為首相家中的幾袋青炭而羣情大譁，法國審訊巨奸賴伐爾，竟沒有一個律師願任辯護，這是偉大的力量，超乎法律制裁以上的，也就是維護了法律本身的尊嚴的力量。

存。

我們中國，講怨道，「重於責已薄於責人」。但其結果，「損人不利己」的事也絕不有人去作了，所以，所謂「社會制裁」，可以說已是早已絕氣，「連保連坐」是鼓勵社會制裁，但若每個人都忠實於「連保連坐」，以上海一隅論，禁烟不出三月可絕，警管區制，大可不必實行，可是不，現在我們沒有社會公衆的輿論，沒有社會的正義，巨賄顯要的漢奸巨惡，却有不少的人竟公然出面出名去給辯護，寧非咄咄怪事？

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最個絕大的危機，罪惡在社會的夾縫裏滋生，社會中便包藏着種種的罪惡，而人們不以為怪，不認自己已有除惡的責任，把夾縫拓寬，於是夾縫一天天廣大，以致大於世界人類的天地，這種小天地而大夾縫的社會，是社會國家毀滅的信號。奉告我們的冒險家，莫再毀壞立國的根基了吧！莫再掘掉人類光明善良的希望吧！



# 清算官僚主義政治

羅遜誠

為求實現民主政治來清算官僚政治，必須同時建立民主制度，保證當政者來實行「周諮博訪」以求進步，時時可以「學於衆人」的制度。

官僚主義政治之猖獗橫行，禍國殃民，時賢論者莫不痛心疾首，口誅筆伐。誠然，今日中國貧弱之癥結，實官僚政治之所致也。孫中山先生亦曾痛論主義之不行，國族之不振，官僚主義應尸其咎，確屬針砭之論。他說：「中國向來之積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實在政府官吏之腐敗，倒行逆施」。又說：「貪官污吏，政治腐敗之為害也，倘此毒一除，則華中國於富強，實頭頭是道也」。(孫文學說第七等)

所謂官僚主義，是做官的人，依恃其勢位權力，來武斷一切，所以有權力者，用人處事如孤行專擅，必為禍亂之源。韓非子說：「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者，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勢即權勢，見難勢篇引應慎子語)這就是說明了如果僅僅以「有權勢就有辦法這種態度」來治理衆人的事，就會使人感到「世事無真是非，特有個好惡」。無真是非，「權度不一」就可以使「修養者惑」也！

朝自元漢二代，所有主管長官，可以做官而

不管事，而管事者，則為十足的奴才，只供驅使

，為他們奴役人民而已，而奴才則只知道有上而不知有下，甚至連「子萬民」的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都談不上。自從「奴才的官僚主義」出現之後，一切的思想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就都被桎梏在奴才的短視與淺見裏面。主子沒有想到的事，他們不敢想，主子沒有吩咐的事，他們不敢做。他們的意識範圍，都局限在主子的好惡的圈子裏面，一反中國歷史的傳統的民本主義。有宋一代王安石不先事剷除官僚主義，而即急急於建設民本政治經濟的措施，用了不少「只能為順」的人物，遂為當時諸「君子」所詬病。結果一切建樹皆為官僚所摧殘。清算官僚主義的傳統力量，只有人民，因為人民的利益與官僚是相反的，歷代開創者及其幹部所以能够實行恤民之政，原因是他們多來自下層或民間，比較知道「民本」的意義，而善於保本也。

清末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中曾指摘當時的吏治，有云：「今之巧官，莫妙於陽避處分而陰濟奸貪，事至不為，而無惡不作，上貽國計，下剝民生，但能博上官之歡心，得同官之要譽，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民怨不足憂。作官

數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纍纍然，數十金在握矣

！於是上司卷之曰幹員，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魚肉者，雖痛心疾首，箝口側目，而無可如何也！」這真說盡了中國的官僚政治的醜態，現在雖時代不同，方式有異，然其根本精神則並無二致。現在是「科學的羣衆時代」我們再不能忽視羣衆的利益，必須要清算官僚主義，建立政治經濟的民主制度，因為官僚主義不是武斷，就是推諉，他們的目的只在魚肉人民。實行經濟民主之後，一切稅收，財務收支，以及資本，企業，或個人的經濟活動的軌範，都要由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來決定，並監督官吏去執行，官吏就無從魚肉；官吏不能魚肉人民，官僚主義就沒有溫床，官僚主義沒有溫床，「政明訟現」，政治與經濟配合一致的民主，才能够實現，我們果真要希望實現政治的民主，必得以經濟的民主作基礎，在今日如何使芸芸的老百姓，人人都得到溫飽的生活，安居樂業；在將來充分工業化之後，如何控制產業，以利全民，於此不得不佩服中山先生見解的深遠。中山先生說：「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够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實是至理名言。

當然，清算官僚主義，實現民主，還要人民能够行使四權，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因為用創制與複決，實可以監督政府的法治，用選舉與罷免，實可以監督政府的人治，法治與人治二方面都是人民可以作主的，只有這四民權實現之後，經濟的民主才有可能，否則徒託空言而已！為實現民本主義的政治來清算官僚主義，必須同時建立民主制度，保證當政者來實行「周諮博訪」以求進步，時時可以「學於衆人」的制度。



難民已變成貧民，

取消了被救濟資格。

救濟品祇好到市場上去徘徊了。

# 救濟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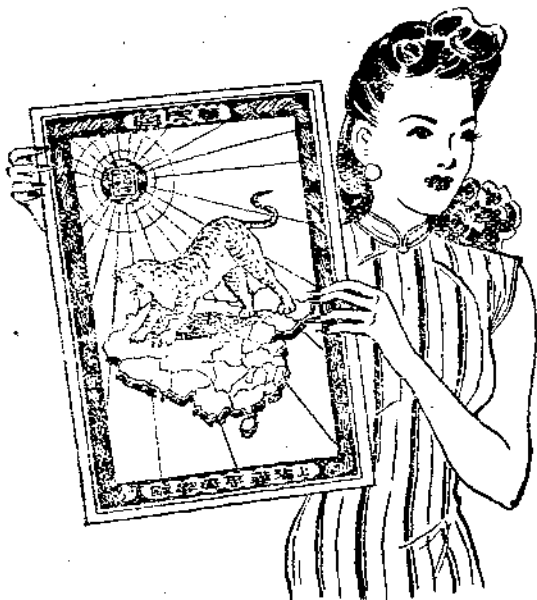
張契渠

本市某文化團體職員，因為生活清苦，窮思極想，打算向善後救濟總署要一點救濟品，不料善後救濟總署回信說：「救濟工作以難民為對象。非難民礙難照辦。」於是祇好望望興歎，懊悔當初為什麼不一個勁兒當難民，直當到現在？可是繼而一想，究竟過去是不是難民呢？

現在還算不算難民呢？是否一定要窮衣百結，形容枯槁才算難民呢？終日工作不得一飽的窮小子算不算難民呢？記得重慶在開始復員，遣送湘桂難民乘船回去的時候，檢查行李時發現很多難民箱子內藏有黃金美鈔，便認為不是難民，不准他上船。於是引起了「難民的定義」之爭。我們應該知道難民與貧民絕對不同。難民是因某一突發事件而陷於困難環境的一類人民。貧民是社會經濟制度下的產物。二者雖然都應該救濟，但略有區別。前者因為問題發生在臨時，所以要搶救。救過一重難關，便成了。即如湘桂緊張，難民塞途。那時，就要搶救。要是那時不救，等到後來便不須救了。因為無辦法者，渡不過難關早就死了；有辦法者，已經想到自活的辦法，不必救了。後者則不然。他被社會所排擠，終日在饑餓線下掙扎。越過越困難。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應該想根本解決的辦法。不是臨時救濟所能奏效的。

聯合國舉辦善後救濟正是針對着因大戰而造成的難民，貧民當然不在此例。所憾者是當大戰緊急之時，難民擁擠在大後方，狼狽萬分之際，救濟品祇在報紙上隱約其詞，從不露面。到現在，難民回到故鄉，鄉間已片瓦無存，祇好在大都市中乞食。難民又蛻變而為貧民，救濟品却一噸噸的運來了。充斥在市面上的美國西裝，罐頭食品，自非貧民所得而問津。業已取消難民資格者，自更無權享受。無何，祇好讓官兒們送人情了！

# 中國華孚染織廠



精製五造  
女式線呢  
男式線呢  
薄花呢  
派力司  
條子府綢  
蠶絲凡立丁  
蠶絲呢

註冊商標  標商

廠址：上海江西路諸安汝五天里卅二號  
發行所：上海廣東路八六一號 電話：三九〇五六



# 淵明東坡和我

董每戲

素居多遐想，不免苦悶，消閒遺愁，除了跟同事們擺龍門陣之外，只有讀書。昨晚偶讀陶詩，輒以消永夜，詩情沖澹，確為澄心淨慮的好書。今天的天氣居然跟我的心境一樣放晴了。

讀陶詩，想到淵明先生一生的清風亮節；同事，也勾起我當前的感想。按宋書「隱逸傳」有云：「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東帶見之。』」潘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職賦『歸去來』。」淵明先生的清高現在能有幾人及之？別說五斗米，今之人居然能有五斗米代價所得者也已不多。

凡入都有自尊心，不願折腰，不必待清風亮節的陶處士才有，這種心情誰都能有，可是生活逼着你了，你能不為五斗米折腰嗎？況且上司們倘若不像督郵先生那樣，官氣十足，那你就更無話可說了。

這樣一說，似乎這位陶老先生就變為不識時務的隱士，不值得我們敬佩，可是朱老夫子又捧他說：「晉宋人物，雖日尚清高，然個個

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這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見朱文公語錄）由這一點看，陶老先生又值得尊敬。今之世招權納貨者多矣，不要說大官老爺們，即我們爲了吃飯，也只得食祿，真個不要却不多，從是有，他家里一定有良田幾頃

或差堪自給者，要不然不折腰可得乎？因此凡折腰者，尤其是文化人肯折腰者，只好說：「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

然而，陶老先生原來貧窮，君不見其「歸去來辭」之序乎？他說：「余家貧，耕植不足自給，幼稚盈門，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他貧窮至於「瓶無儲粟」，我們很少有會窮到如此地步，如何有「不得已之苦衷」？此蓋飾辭也。所以，我們對這位老先生只有慚愧，惶恐！退一步說，如果我們不感慚愧和惶恐，那就得跟蘇東坡先生一樣，認陶淵明爲井底之蛙，不懂不憐蛙之識少見微，且有說焉。他說：「俗傳書生入錢庫，見錢不識或耳。予

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可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東坡老人是最佩服陶淵明的人，他有過和陶詩五六十首，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何於此致異辭，有點護他見識太狹呢？自然，東坡老人跟我一樣，那時候他還不至於窮得像陶老先生！甚至還可以稱爲窮鄉僻壤的小地主，所以對他一生敬愛的人竟會說出這樣的話。

這要是說明白點，就是：「老陶，你從沒見過大倉儲粟的事，你真是井底之蛙呵！」這樣看來，蘇東坡有些混帳王八蛋。事實却又不然，老蘇究竟太同情老陶，君不見老陶「乞食」一詩乎？那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終傾杯，情欣新知注，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我知我謝，冥報以相貽……」這位好吃肉（吾鄉有「東坡肉」一菜，故說，他好吃肉。確有待證。）的老蘇就說：「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巧者口頰者也，饑寒常在身，功名常在身後，

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因此有許多人冤陶老先生真窮至做叫化子，也因此有許多人以爲東坡直哀他口頰，實則完全不對，只有陶潛知之，東坡知之，吾知之；或許甚一點，我的朋友們知之。因爲老蘇絕對不認爲老陶會窮至做叫化子去叫化。「乞食」一章原有所寄托，你想想叫化子在門前叫化，至多給錢給飯，如何這首詩中有「觴至終傾杯，情欣新知歡」等語？主人縱然開通，還不至於跟叫化子猜拳飲酒也。（也許世上有，在中國絕未有。）

那麼，陶老先生混帳嗎？不也。那麼，蘇老先生是王八蛋乎？非也。這樣一說，只有今之世的董每才是混帳王八蛋乎？我說，又不對也。爲什麼呢？陶潛在古之世米賤，也許幾分錢或者幾毛錢可買一斗，故不願折腰，以其值太微也；在蘇東坡之世也許一斗米價錢十倍之，老蘇吃不下（因爲仰事俯蓄），所以哀淵明並所以哀已也。歷史遞嬗至於今之世二十世紀——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米售數仟元一斗，不止老董，凡是我們文化人都不得不瞠目結舌，不能不終至於唉聲嘆氣，甚至要効屈原先生，懷石自沉以了此身者矣。





# 鄉村舞臺底形式

田禽

此刻，地主老爺們已經喝盡了貧農的血。過去的對台好戲，已無法擺場在今天了。

在北方，鄉村舞臺底形式可分為三種；一是固定的，如磚砌的戲樓，二是臨時的，如用蘆片及杉桿搭成者，三是流動性的，如用兩隻木船拼湊起來，再用蘆片紮搭的水上舞台。

戲樓的建造除了少數的大地主設有家庭戲樓外，大都是設於廟宇以內，或廟外，其座落方向大都座南向北，這樣，為的是表示對神演戲的意思，就連臨時搭起的蘆棚舞台，它的對面也必須另搭一神棚，由此，可以想見戲劇與宗教的密切關係了。

蘆棚舞台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簡單的，如只有蘆片搭起就算了事，另外還有一種是比較考究的，那就是一般稱為掛臉子的舞台，所謂掛臉子的，就是在蘆棚搭妥以後，又在舞台額緣（台口）和出將入相的地方另外掛起一些五顏六色的蒲色做的木框景片，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這樣的裝飾，確實引起了驚歎，認為這是絕頂美麗的設施了。

就連農村中一般成年人也認為這是不不可多得的戲台。這樣的戲台多半是當大地主們的喜壽大事的時候，一般村人們迫於他的財勢不敢不拍他一下馬屁，於是送匾送戲的動作一齊出現。

凡是這種場面，不但戲要好，而且台子也要搭得漂亮，有時還來個對台戲，把兩個掛臉子的舞台搭成一模一樣，戲也是兩個班子，但同時開鑼，而且戲碼也相同，觀眾可也在台下隨意擺動頭顱，東張西看，看看究竟那邊的戲唱得好，行頭好……這種怪現象也只有出現於過去的農村。

此刻地主老爺們已經喝盡了貧農的血，這種場面是無法擺場在今天了。流動性的舞台多半出現於廟會上，而演唱者亦多半是民間的業餘劇人，他們在年景好的時候，自動出錢出力，表演於廟會的碼頭上，與人民同樂，觀眾或立或坐，聚積於高低不平的河坡上，他們毫無代

製，子胖造製  
；面門裝改  
，生衛潔清  
！安民泰國



## 禾子「天方夜譚」

近來我家裏起了一點小糾紛，因為我每天支出買菜的錢並沒有減少，而買回來的菜却一天比一天少起來，我便責問妻子。妻子死也不肯承認「揩油」，並且願意對天發誓！然而每天晚上沒有粥菜，却是事實。不得已，我「忍痛犧牲」，每晚買一包油余花生。起初，一百塊錢一包花生還相當「滿意」；現在，紙包還是那麼大，裏面的花生却少了一半，包皮紙是加厚加多了。原來賣花生的也懂兵法，瞧不起他，也會來一個「減兵增糧」。昨晚

上買的一包，竟裏了二大張紙。我吃完花生，隨手拿起紙來一瞧，不禁大喜！原來是一篇「天方夜譚」式的故事。這意外的收穫，不敢自私，錄之以供讀者諸君解解悶兒，並且我擅自寫上了這「天方夜譚」的題目。

有一個國度——不知在那裏，也不知在什麼年代，總而言之有這一個國度就是了。他們的國王，一直住在王宮裏，目所視，盡是富麗堂皇的東西；耳所聽，都是歌功頌德的話頭。他對於這種生活，過得有些膩了，想到宮外去瞧一點沒有見過的東西，聽一點沒有聽過的事情。他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宰相，宰相竭力諫阻，可是國王的主意十分堅決，無法挽回了。於是，宰相便去通知文武百官，速作準備，不要使國王玩得樂意。

文武百官聽得皇上要出巡，連忙「轉飭所屬」，要把整個皇城，大大的整頓一下。全城官員，奉到命令，一時都慌了手脚，他們真不知從何處着手？於是就在當夜召集了一個會議，商討一切進行事宜。會議中決定了一個最大原則，就是明天清晨開始舉行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接下來便詳細則，第一件事是清除街道垃圾，抽調全城





# 我們只有一元錢了

蕭克念

我們這樣走着走着，第二天我就有點腰酸背痛，第三天腰背全痛，簡直拖不動了，惠民却越走越有勁，他總笑我：「看你這個『飛馬行空』的英雄！」

但是他却替我提了小藤籃，又時常問我要不要休息一下，他說我們總要走到，只要是走，就一定到，他說：

「我們比烏龜總要快些，不是？」

我就笑了。

每到晚上落了伙舖，我就坐下來一動也不動，惠民總親自去端一盆熱水到我面前，同我一起洗脚，他教我用力的抹擦兩腿和脚板，有時還自己站過來替我抹擦，然後他去要一杯酒來，我們又各自用酒抹擦一回，這樣就舒暢得多了，我試着站起來走走，一身酸酸的軟軟的怪有味兒，又到外邊去解了小便回來，覺得輕鬆到骨髓裏都是舒服。

吃晚飯的時候，惠民總是親自去炒菜，他很會弄，無論甚麼都給他炒出味來，辣椒炒豆腐乾更是他的拿手，他不吃酒，但他知道我很

喜歡，總要叫一壺甜蜜蜜的糊子酒，我就獨自淺斟低酌起來，話匣子也打開了，高高興興說個不休，他只一邊吃飯一邊望着我笑。

「假如世界上要是沒有酒了，你還能像這樣快活嗎？」他說。

「只要有像這糊子酒味道的茶或水，我想我還是會快活的。」我舉起杯子對着他乾一滿杯。

他就哈哈大笑，口中的飯也噴了出來。

「是的，我要是土豪劣紳的兒子的父親，你還我還會打算革命嗎？」他又笑着說。

「但是，土豪劣紳總有一天要變成我們的兒子或孫子的。」我說

「倒也不是這麼說。」他停住了笑：「土豪劣紳只要不再以榨取貧苦農民的血汗為生，而能夠自食其力，也就是同我們一樣的人，還是同我們平等的，他們的行為雖然不對，而他們的生存是對的，只要他們的行為能夠糾正，他們還是同我們一樣應該生存，你說是不是？」

我自然只有說「是。」

吃過了飯我就想睡，惠民總是

強迫我再坐一會兒，要我喝熱茶，調着我講笑話，有一次我氣起來，編了個笑話罵他，我說：

「有一個人深夜回家，摸到臥房裏，到處找不着床，後來總算找到了，爬了上去倒下就睡，第二天早晨醒來，才發覺他自己原來睡在他太太的襪鞋裏。」

「好，你罵我！」他還是笑。

坐得差不多了，他才准我上床睡去，一上了床就如睡在雲霧上面，全身軟綿綿輕輕飄飄的，一會兒就不知飄到那裏去了。

我們過了東陽，有一天正在靠着河邊走，河中蕩着一隻張了兩片白帆的木船，忽然那船上有人叫我的名字，聲音很熟悉，我們站住仔細一望，原來那是劉如君，我的老同學，他站在船頭招呼我們，船也靠過來了，我們就上了船。

我介紹惠民如若他們認識，如若又介紹了他們同船的幾個人，他們僱不起轎子也租不起馬，又有點行李，又不願走路，才大家合夥包了這隻木船從小河裏走，看來他們都很快樂，不像我們這樣疲頓，他

們自然都是到黃埔去的，也有是在長沙考取的，也有是同惠民一樣到黃埔去考，如若不會在長沙考，也沒和我們同船到衡陽，他在長沙動身更早，這真是意外的巧遇了，我和他原是很要好的同學，畢業時候却爲了點甚麼事打了一架，此後就分開了，也沒有通訊，只是仍然有着殷切的懷念在自己心上，這次的巧遇才恢復談話，也就立刻恢復了我們昔日的友情，並且還更親切些，互相述說着別後的經過，又談着各人所知道的同學，如若談話很談諧有趣，他原是我們學校演劇的名角，也是小個子，短小精悍，對這世界有點滿不在乎的樣子，他時常說得我哈哈大笑，樂不可支，可是惠民却顯得冷落了，他只傾聽我們談話，也跟着我們發笑，我將我和惠民這次認識和同行的經過告訴如若，如若對惠民很表敬意，好像惠民也是我們的老同學一樣。

我們坐在船邊，將雙脚插入水中，激起一團團小波圈，清涼適意，滿心快樂，河水非常清澈，沙石歷歷可數，有些很美麗的圓圓小白石，像星星一樣地散布着，小魚們一羣羣游來游去，時常游到船邊來，揀着我們的脚板，如若說怪癢癢的，我們就又哈哈大笑一陣。船頭

撞擊着水「空東欸乃」地緩緩前進，天空一片白雲飄飄地浮游在頭上。兩岸綠柳婆娑，長條兒隨風曼舞，四野田疇，一片碧綠，我和如君合唱起歌來，坐在船艙裏如君的同伴們也有應聲和唱的，也有用力敲擊着船舷打拍子的，響徹雲霄，好像我們正在遨遊天國，放棹銀河，不復知有人世。

有時船過淺灘，我們大家就停下去，涉水登岸，然後各自套起索子來替船夫背負，有一位會唱伏爾加船夫曲，我們還不會，只跟着「唉呀呀」的和，也像煞有介事，興奮得很，過了淺灘，再又爬到船上，大家十分舒暢地坐着或臥着。

這樣十分快樂的過了大半天，混着他們一起吃了中飯。船夫提出了問題，說是多加兩位客人要加船錢，如君他們一共是六個人合包的，伙食也在內。我們沒有錢不能參加，如君也沒有錢可以借給我們，自然只有下去再起早走了。我們請船夫撐船靠岸，惠民又夾了包袱，我提了籐籃就向如君他們告別下船，他們都站到船頭甲板上來送我們，如君更顯得快快不樂，眼角似乎含着淚，迷濛濛的，我們涉着淺水到了岸上，對他們搖手，他們也都舉起手搖着，我們就轉身走了。

走了許久，轉過幾過小山坡，慢慢的路就離開了那條小河，土路上的灰塵被我們的腳步激揚起來，我覺得像在泥沼中拖着，每一步都很艱難，心中感到乾燥而又寂寞。

「你走不動了罷？」惠民擔心地望着我。

「不，我可以走。」我說。

「但是你很吃力似的？」他又提過去我的小籐籃。

「不，我可以走。」從心裏一陣酸湧到鼻尖上，又用力忍住了。

「坐船走是真舒服，比坐轎子騎馬還舒服些。」惠民自言自語的說。

「也不見得，那太慢。」我說

「我也坐船的，那多好，你又走不動，可是我們只有一元錢了！」他望着我。

「只有一元錢了？」我聽了一驚，望望他，又低着頭走。

這一晚我們落了伙舖，惠民還是一樣的要去弄菜和叫糊子酒，但是我拒絕了，我甚麼也沒吃就上了舖，惠民大概也沒吃甚麼各自睡了。

(風雨少年之九)

## 經緯信箱

### DDT灑過沒有

(問) 近與友人發生一件爭執。敵友說上海會用飛機灑過DDT。我說沒有。他根據的事實，他親眼看見飛機在空中邊飛邊灑。我也根據的事實，我親眼看見虎疫在猖獗蒼蠅在亂飛，蚊蚋如雷，臭蟲成陣。所以我不信上海會灑過DDT。今因雙方各據「事實」，爭持不決，特投函貴刊，請作仲裁。 丁弟弟啓

(答) 此係「公事」，須查衛生局案卷。「事實」不足據也。

### 「忠告杜月笙」

(問) 今日在街頭走過，看見一本新書，也沒看清書名與內容，只見封面幾個大字：「忠告杜月笙」，頗覺刺目，好奇心動，買了一本歸來，急得忙翻開那一篇篇文章一看，只見題大文字，寥寥五百字，內容也沒有一「忠告」的意思，實在有些失望，我覺得這五個大字的題目，着實吸引了我，但只吸引我掏錢買了以後，便不再有什麼可以吸引的了，不知這書是為人民所應該歡迎的書籍嗎？ 施啓榮謹啓

(答) 本刊本一刊刊相護「之旨，不能說做同行之不對，只怪你自己太慌張，不該不先翻翻就掏錢。

## 經緯拾零

◆傳聞重慶中山四路中國銀行宿舍附近，有流氓正夥同黨徒擬組織一謠言公司。造謠言要組織公司，派頭真大得令人駭怪，倘使連組織謠言公司的話，也是謠言了，那叫做造謠造到底了。

◆江海關全體華員，為尊重國家體制，及便利商民起見，曾經由丁稅務司呈請總稅務司李度准予改用中文，李批道：「中國政府機關，用外國文字，誠屬不合理，但中國政府機關用外國人更不合理，海關中一日有外國職員，即一日不能廢用外國文字。」噫！洋大人！你橫說一個不合理，豈說一個不合理，我們只有自認不識相。是嗎？

◆報載：江蘇中小學校長顧振佩，強姦女學生，以金條私和了事。有人說「顧校長強姦女學生，女學生強姦金條」。

◆一法家，素以守法自命，後來有件貪污案揭發，他也名登榜上，有人詢其究竟，他說道：我拿的



# 好人的故事(續完)

徐轉蓬

(三)  
負傷的葉副官由勤務兵背着回到了醫院。

當他在美孚燈下，看見自己已被咬傷的已經紅腫的腳踝時，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滾落下來。

「啊啊……今天晚上真晦氣……不該出去的……那個害人的妖精……快請沈醫官來……請麻院長來……給我打清血針……有沒有性命危險？」……「晦氣，那個害人的……」

跟着時間的進行，葉副官的腿，像掛在壁上的夏天早晨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子，漸漸的上昇，漸漸的腫大，不到半小時，迅速的腫到腳膝的上部了。

葉副官，漸漸的恐怖起來。

沈醫官，麻院長，化盡所有的醫理，忙着他消毒，打清血針，服用強心劑……用甘肅清理腸胃……

經過一番治療後的葉副官，發着麻痺性的嘔吐，神志有些昏迷，清血針並沒有把血液中的毒素抵住，腳仍是繼續的高腫。

沈醫官，搖着頭，想把這種辣手的事擺脫了。

他那麼婉轉的，報告院長：

「院長，毒蛇咬傷，原是醫生們感棘手，而且又在此困難時期，藥品缺乏，而又沒有相當可用的藥……怎麼辦呢？……假使，假使病勢仍不減退，痛不停止……我要……請示院長了……」。

院長聽取了沈醫官的報告，綑眉頭深深的嘆氣：

「血清也打了……其他的藥也用了，再……如果……除非把腿鋸去，其他有什麼辦法呢，人事可說盡了，……」

這種口吻，是麻院長常常用來卸責的，向垂死的病兵說的話。

「人事可說盡了！」

葉副官聽了，女人似的，慘然號哭起來。

「無論如何得設法救我……麻院長……沈醫官……請快些，不然的話，會歸心，……想想法子看，我一生記得的……以後絕對不敢在晚上走路了，……我是不能死的……」

我願死在戰場上，死在前方……

癡狂似的歇斯地里的哭叫着。

他簡不敢正視自己那隻在美孚燈慘白的燈光下發着亮光的紅腫的腿。麻院長將毒蛇咬傷對於生命的危害，告訴他的太太（葉副官的姊姊的時候，她簡直變成個淚人。同時她懷疑他自己的丈夫，懷疑這個德製醫學博士。

「你們願意的要把我的弟弟害死……怎麼蛇咬了沒有藥？你們歡喜眼巴巴的看我的弟弟死去嗎？……真的死了我要跟你們這批醫生拚命……我要把他的情婦關起來，……」

大家，全罩在不安的恐怖中。毒素，頑強的在向葉副官的血液中向着心房襲擊。

麻院長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消息，知道附近村莊上，有個懂得蛇藥的熊大哥。

即在那天清晨，天尚濛濛亮亮時候，熊大哥小屋門口，站着葉副官的勤務兵，急忙的打着門：

「法幣」怎能說遠「法」。如果拿美鈔，豈不要「滿門抄斬」？

◆某縣警察局深夜出動，警士捉拿大批妓女，每人打手心五記，輕重以美醜為標準，有人說：「生了好臉面，畢竟到處佔便宜。」

◆近傳蘇聯工程師發明活動人行道，只要一踏上去，馬上就可以把你送到你的目的地。這活動人行道最高的速度，是每小時九哩。倘果實現，確是建設上的一大奇蹟。什麼汽車，電車，一切便利交通的用具盡將被淘汰成過時的廢物。

## 經緯週刊徵稿

### 簡約

-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 來稿限用簡體，並附新式標點，文長以一千五百至三千字為宜。
- (三) 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豐。
- (六) 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附足郵資及回件封套者例外。

「老百姓，開門，快開——」  
他那聲命令式的吶喊着。

熊大哥聽聲音不是本地口音，心中懷疑的有些慌張起來。開了門，闖進來的又是那個常來「打鷄打狗」的葉副官的勤務兵，更加手足無措了。

「噲，熊大哥就是你嗎？」  
勤務兵右手的食指，幾乎點到他的鼻尖。

「是的。」喉底擠出來這兩字  
「什麼事呀！老鄉？」  
「去就明白了。」

勤務兵特地把事，加以渲染，加以秘密化，好似要故意嚇一下，愚蠢的鄉下人。

勤務兵走到半路，抽了一支熊大哥送給他的香烟後，却把「來因」和盤托出了：

「噲，老百姓，我告訴你，我們的副官，昨天晚上因「公」出去，左腳跟被蛇咬了，蛇是那樣的毒呵，整條腿腫了——哈哈，年輕人，他媽的怕死，一直哭着——我們的院長打聽到消息，說你懂得蛇藥的，所以特地來傳你去。」

「你們醫院里，不是有外國藥嗎？」

「外國藥也不中用！」

熊大哥的腳步漸漸慢下來了。站在院長面前，麻院長正一正鼻樑上的金絲眼鏡，射着多疑的眼光：

「聽說你懂蛇藥的，是不是？好給我的副官一些藥吧！醫好了，你會有「好處」！」

依附院長身邊的太太，急忙的而且稍帶吃舌的向熊大哥說了一篇：「……醫好了，重重的謝你，你要什麼有什麼，要飯吃，給你飯碗、要錢、給你錢，要……」

院長覺得太太太囉嗦，就打着「空略」，飄飄眼色，制止他。

這時——那因尋找娛樂而獲得痛苦的副官，躺在一架行軍床上，睜開哭腫的眼睛，向熊大哥射着求救的眼光。

約在半月之後，同是一個月夜，又有人在那條「出事」的路上碰到葉副官，背後照樣跟着勤務兵，他的腳復原了。

生活重又走上舊日的軌道。  
熊大哥的草藥，醫好了世界上無其價值的性命，得了個不值錢的「醫官」頭銜。

然而，從此以後，也就增加了熊大哥不少的忙碌，他的藥草的消

耗量增加了好幾倍。醫院中患痢疾，瘧疾的病兵，普通的流行着一種服用草藥的風氣。

(四)

後方醫院最近來了個姓胡的新院長，接了麻院長的遺缺，於是麻院長小鼻子葉副官也跟着走了，同時更動了大批人員。

好像個被遺棄的女人，麻院長舊部下，只剩了沈醫官一個，他戰前是一家野雞醫院的看護，如果追溯他的出身，再以前是紙烟店的學徒，因為自身經驗學識的缺乏，在院中常常受到每個病兵侮辱：

「媽媽的，簡直是不折不扣的「醫棺」！」

「弟兄們，留心給他醫到棺材里去！」

「一個草藥郎中不如的傢伙」  
一陣陣諸如此類的唏噓，也偶爾鑽入沈醫官耳朵。

有一天。  
沈醫官站在一個垂死的，在繃留中的病兵的草褥前面，向這個臨死的人，問取口供。一邊問，一邊吩咐文書上士把病兵的口供紀錄在一張公文紙上：

問：「你除了吃院中配給你的藥，吃了別的藥沒有？」  
答：「他的舌子好像短了一截



有人以馬歌爾

調處國共之事為題寫最短政論一篇，曰：「有馬西來，希望一馬當先，馬到成功，雙方懸崖勒馬，不再聞金戈鐵馬之聲。」

此次配給各學校師生奶粉，據傳私立學校，享不到同樣的優待，私校羣起責難救濟當局，殊不知這確是「公」而忘「私」的最良政風。

華南某地有種風俗，一對夫婦

如果生兒，就化錢買一個女孩子回來，這個女孩叫做「等郎妹」，等到那夫婦生了兒子，再等那兒子長大以後，纔與他結婚。倘若女孩二十歲的時候，新郎剛出世，新郎十八歲結婚的話，女人已經三十八歲了。如果夫婦一直沒有兒子，那女孩等郎要等到死。

某機關主任某君感到飯碗有點動搖，便忙出活動，以鉅額支票一紙送上司說：「這是本機關六個月以來的積餘，請設法支配。」上峯怒不可遏，把支票丟在地上，大

的模糊不清」「吃了熊大哥的草藥。」

問：「吃了幾次？每次有多少？」

答：「僅僅吃了一次。」

問：「吃了草藥好些了沒有？」

答：「沒有。」

變成了一位法官的沈醫生，問到這里，不再追問下去了，他好像已經採得了足夠論罪的證據，可以判決熊大哥的刑犯了。

沈警官，得意洋洋的自言自語的喃喃道：

「對了，有了確實的證據了，不是熊大哥的草藥送死的是誰送他死的呢？報告新院長去，熊大哥這個傢伙，早要教訓教訓他了，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記下口供，沈警官，再吩咐文書，拖了兵病已經僵硬的手指，在那張記着口供的公文紙上，捺了指印。

于是垂死的兵，又轉動着他短了一截的舌了，吃口的：

「做什麼——捺——捺——我的——指印——」

沈警官騙了他：

「替你寫封信回去，告訴你的家屬，說你病了。」

他那隻僵破了的手臂，舉起來

，又跌落下去，嘴角抽搐着：

「……不……不要告訴……我……」

的家……不要告訴……我媽媽……不要說我死了……永遠不要……讓他們知道……警官……你行行善……你……譬如……我還活着……」

說完了這幾句話，病兵不再會說話了。

沈警官有所藉口的抓住了「報復」的機會。今天，他好像要吐口長長的悶氣了，把「草藥殺人」的罪名套上了熊大哥的頸子——熊大哥已經關在禁閉了。而且在十多個小時內，已經受了三次嚴厲的審問和三次「刑罰」。

熊大哥遍體傷痕的躺在禁閉室的泥地上，他的兩腿打得不能動彈了。

他躺着，等候着第四次，五次的審問，和跟着而來的「刑罰」。

問：「你給我們的病兵包華生吃的是什麼藥？」

答：「草藥。」

沈警官的審問錄，記載着這些話。

問：「什麼名目呢？」

答：「我們鄉下人稱作金錢草的一種草。」

問：「金錢草的性質和成分怎

樣的？」

（答話的人搖着重重的腦袋，于是鞭子像雹雨似的落下來了！）

問：「沒有弄清楚藥性，隨便給人吃了。你為什麼給金錢草給包華生吃？」

答：「包華生患痢疾，我只知道金錢草會醫好痢疾的。」

問：「包華生被你的草藥藥死，你曉得了嗎？」

（每當問到這句話時，跟着來的是一陣重重的鞭打。）

問：「你殺了人，現在要把你的命抵他的命，你願意嗎？」

以下——就聽不到熊大哥的回答，記錄的人也無從記錄下來了。

這——或許沈警官的問話已使熊大哥無法回答。或許鞭打中斷了他的答話；或許刑罰已使他昏迷了。

**請批評**

**請指導**

**請介紹**

**請訂閱**

罵道：混蛋，「我明天槍斃你」！某君面紅耳赤，唯唯而退。回家以後，忐忑不安，心想性命必將不保，但是一天過去了，一天過去了，都沒有處分的消息。一個月以後，却接到了調升為局長的派令一件。

× ×

◇一般文人因為生活不了，大多改行，某觀察家預言若干年以後，文人將絕跡於中國。一政治家聽了不勝恐慌：「將來沒有人寫祭文拍通電，以及寫捧捧文章，那麼怎樣辦呢？」

◇厚黑學作者李宗吾論辦事二妙法，真是「妙不可言」。

一、鋸箭法：有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將箭幹鋸了，即索謝禮，問他為什麼不把箭頭取出？他說：那是內科的事，你去等內科好了。

二、補鍋法：飯鍋破了，請補鍋匠修理，補鍋匠一面刮去鍋底煤烟，一面向主人說：「請點火來我燒爛。」他乘主人不見，用錘將鍋底破處輕擊幾下，裂痕大了許多，及主人回來，指出破處，說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主人一看驚異說：「不錯，不錯，今天不遇着你，這口鍋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補好，主人與補鍋匠，皆大歡喜而散。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法國戰後怎樣地在建國

戰前法國港口是法國經濟繁榮的重要元素之一，由於這些港口，法國才有進出口貿易。在這次大戰中，法國的港口如卡萊，敦刻爾克，施爾登，布勒斯特，郎特，拉巴力斯，波爾多，馬賽等，都因空襲或敵方的破壞而遭受了慘重的損失。敦刻爾克和哈佛二港則成了一片廢墟，呈現着淒涼的景象，然而解放不久以後，法國的船隻又駛到了經過轟炸的碼頭，卸下食物和商品。

有些港口的情况，則尤爲惡劣，遭受到最慘重的損失的要算敦刻爾克，戰前敦刻爾克的設備是最好的，但是經過有名的敦刻爾克的撤退，陸上海上及空中的轟炸以後，只剩下大堆的頹垣殘壁，不過最近情况已漸見良好，十一個船塢中已有八個可以使用。布羅尼徐梅在戰前是一個很發達的商港和漁港，戰時也受了極大的損失，如今由於修築的結果，已經恢復了平時的貿易。

賽納河的大港，哈佛與盧昂——似乎已經處在不可救藥的地位。但是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爲止，雖然經過一百一十七次轟炸，哈佛港依然沒有遭受損失，只是敵人投降的時候，敵人會經故意將該港破壞，三百隻破船阻塞着港的内部，所有的碼頭都完全損毀，燈和信號的設備也不能用了，原有的二百六十個起重機只剩下一半，九十座橋樑，也完全損毀了，解放不久以後巨大的修築工程便已經開始了，如今還只能滿足十分之一的需求，不過主要的工具已經完成，如今有一萬尺的碼頭已經修築完竣，橫渡大西洋的大船已能進口，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曾有百萬餘軍通過，至十一月止會卸下商品二百萬噸。

自今年年初以來，波爾多港已恢復了戰前的狀況，剩下的唯一的困難只是吉郎德海峽的阻塞而且這個困難也幾乎克復了。馬賽港也大有進步，破船已不再是一種障礙。因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船已被撈起。馬賽的碼頭幾乎有二分之一被毀，但在去年五月時已有三五〇〇個碼頭修築完竣，而且建築新碼頭的計劃不久也將實行。總之在法國建設方面，恢復得最快的是港口的修築。

### 迅速恢復經濟繁榮的港口

### 正字老牌

電機織造  
絲光線襪  
長統舞襪  
花口套襪  
雙線夾底襪  
精製  
有彈力性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正字大針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西藏南路一五九號  
電話：八三九二

上海中棉織染廠  
上海滬豐棉織染廠  
各種線呢  
質地堅固  
色澤鮮麗  
漂亮大方  
到廠發行

（每逢星期日出版）  
第一卷九期  
定價國幣二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經緯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作霖  
經理：李平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四號